

# 自序

王偉雄

這本書的緣起，可以說是一個異想天開的念頭：我想跟一個素未謀面的人合作寫一本書。

哲學注重討論和交流，雖然閉門造車可能想出一些理論，也可以建立論證來支持這些理論，可是，如果不和別人討論，沒有接受過質疑，便很容易自以為是、自圓其說，看不到自己的理論和論證的錯誤或不足之處。討論和交流有不同的方式，其中一個就是合作寫文章或著書；我曾經和一位同事合寫過兩篇期刊論文，除了有成果、論文被期刊接納外，合作的過程十分愉快，我們在哲學思考上互相學習到的東西也不少。

到目前為止我的哲學著作全是英文的，有一天，我忽發奇想，希望能在一兩年內寫出一本中文哲學書，寫的是宗教哲學。我一向對宗教哲學甚有興趣，可是，這麼多年來只出版過一篇有關的期刊論文；這次希望寫的是一本一般讀者也看得懂的宗教哲學書，不太深奧，也不太顯淺，而且不只是平鋪直敘，目的是刺激讀者思考宗教的各種重要問題。

本來可以自己寫，但我卻希望能和人合作，一來可以減輕寫作負擔，二來可以享受哲學交流的樂趣，三來可以互相督促砥礪，也許會快一點完成。我冒昧聯絡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的劉創馥教授，

問他有沒有興趣合作；我問的時候詳情欠奉，只是說想合作寫一本宗教哲學的書，創馥竟爽快答應了！

當時我跟創馥只是臉書 (Facebook) 朋友，從沒見過面，也沒有其他形式的交往，不過，我看過他在臉書貼出的一些討論宗教的文字，認為我們在宗教哲學上的見解十分接近；就這樣，幾乎純粹憑直覺，我便認定他是適當的合作人選。

其實，創馥的學術背景跟我的大異，雖然我們的本科都不是哲學，都是後來才轉讀哲學，但他本科讀訊息工程學，跟我讀的中國語文及文學可說風馬牛不相及；就算大家後來都讀哲學，他去了海德堡，我去了柏克萊，興趣和訓練亦有明顯的分別，例如他的博士論文寫的是黑格爾，而我則從來沒讀過黑格爾的著作。因此，邀請他合作，是有點冒險的，可能不是一拍即合，而是一拍即散！

在我們開始討論這本書應該包括哪些題目時，我提出了一個建議，創馥起初有點遲疑，認為未必可行，但最後還是抱著「姑且一試」的態度接納了。於是我們立刻動筆試寫了一章，只用了約三星期便完成，還是八千多字之長。我的建議是寫一本對話錄，而且用一個很特別的方式寫：我們在每一章都扮演兩個立場相反的哲學家（後來命名為「宗信」和「哲懷」），討論一個特定的宗教哲學問題，然而，動筆前只是約略商量過該怎樣寫，沒有談及詳細的論點；到寫的時候，是真正的見招拆招，用臉書的短訊功能，一來一回地「對話」（不是每一次都能即日回覆，但會盡量不拖延），寫到艱難處或不知如何續下去時，才斟酌雙方的論點。

這個寫法很好玩，我們不是每一章都寫同一角色，某一章我特別想做哲懷，另一章卻想做宗信，創馥大多讓我先選；無論寫哪一個角色，我都會十分投入。我們各自的論點經常都在對方意料之外，有時真的要苦苦思索，才想出回應或反駁的論點；間中寫到走

入死胡同，難以接續下去，便要回到之前某點，重新寫過。結果，完成的對話錄展現了真正的哲學對談；有些不太暢順、甚至略嫌兀突的地方，我們也決定保留，不刻意剪裁或潤飾，希望藉此讓讀者更能感受到那真實對話的味道。

雖然第一章只用了短短三星期便完成，但有幾章特別難寫，要兩三個月才完成一章，寫畢全書，已是兩年後的事了。在合作了一年後，我終於和創馥在香港見面，大有一見如故之感；我們已成為好朋友，比起完成的對話錄，這是更大的收穫。

成書之際，遙想年少時因內子玉琮（那時只是我的女朋友）的「引領」而成為基督徒，多年後我由於種種人生體驗和思想上的改變而放棄宗教信仰，她不久也漸悟，跟我走同一的方向；我不知道她在多大程度上是受了我的影響，無論如何，我們能在宗教信仰上幾乎同步改變，這是值得慶幸的事。玉琮對哲學無甚興趣，沒有讀過我的哲學著作，但這本書是個例外，因為書內討論的始終是她關心的問題，也許還因為這本書令她回憶起我們共同成長的一個重要階段。感謝她細心看了定稿一遍，對文字和格式都提出了有用的意見；更要感謝的，是她一直以來支持我追求理想，同甘共苦，讓我免去不少現實的煩憂，多享哲學思辨的樂趣。

2016年3月

美國加州奇科 (Chico)

# 自序

劉創馥

倘若沒有基督教，大概我也不會走上哲學之路。今天的我是徹底的無神論者，不相信任何鬼神，不相信天堂地獄，不相信靈魂不朽，也不相信任何超自然力量，但年青的我很長時間是個虔誠的基督徒，而且是信奉保守的福音派基督教。二十多年前，我剛進香港中文大學，主修訊息工程學，因為宗教和人生問題開始接觸哲學，修讀哲學系的通識課程；後來對哲學的興趣日益濃厚，副修哲學之餘，在完成學士課程後還轉讀哲學碩士，再到德國攻讀博士。當我開始讀哲學時，大概做夢也沒有想過，日後會回到中文大學教授哲學，當時我反而擔心會被哲學「荼毒」，依稀記得還曾經對自己說過：「哲學讀少少好了，千萬不要讀太多，否則會鑽牛角尖。讀得多會傻的！」今天回想起來，讀哲學的確可以讀到「傻」的，從常人的眼光看來，哲學家的想法經常天馬行空，甚至奇特怪異，但事實上這可能是因為常人沒有充分反省自己的信念，未覺察到常識中的種種錯誤和偏見。哲學可以改變人的思想，而且可能是翻天覆地的改變；對宗教和人生的疑惑令我進入哲學之門，雖然我後來並非主要研究宗教哲學，但結果我的宗教觀還是根本地改變了，人生態度也大有不同。

宗信和哲懷在書中所討論的都是我多年來關心的課題，部份也曾是我課堂上講授過的內容，這些年來或許我也影響了好些學生的

宗教觀。宗教信仰涉及根深柢固的信念，即使受到強而有力的挑戰，亦不容易被理性的論據所動搖。儘管如此，我期望讀者能懷著開放和理性的態度思考相關問題，這種思維態度其實毫不簡單，需要一份願意被理性說服和啟蒙的勇氣，正如康德 (Immanuel Kant) 在 1784 年的〈何謂啟蒙〉一文指出：「啟蒙就是人離開他自己所招致的未成熟狀態。未成熟狀態就是缺乏在不受他人指導下運用自己知性的能力；若未成熟的原因不在於缺乏知性，而在於缺乏不受他人指導下運用知性的決心和勇氣，則這種未成熟狀態是自招的。勇於求知！鼓起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知性！這就是啟蒙的格言。」康德二百多年前的這段話，對今天的讀者依然適用。

這本對話錄得以成書，絕大部份是偉雄兄的功勞。偉雄兄是我的前輩，哲學造詣和文字功力都遠在我之上。我是幾年前偶然看到《魚之樂》網誌才知有其人，但在我們後來成為臉書朋友之前，我已幾乎把他多年的網誌看過一遍，所以我對偉雄兄的哲學立場、甚至為人都已有相當的了解。當偉雄兄邀請我合著時，雖然我感到有點受寵若驚，但我已能預見我們將合作無間。結果，這本對話錄的成書過程非常順利，我自己樂在其中，寫得十分輕鬆愉快，還建立了一份友誼，實屬難能可貴。

2016年3月  
香港中文大學